

公益性信息服务能够促进信息公平吗？

——公共图书馆对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效果考察^{*}

周文杰

摘 要 本文利用 2012 年对东莞市 2 789 位成年人调研获得的数据,以个人信息世界贫富状况为信息贫富分化的操作性定义,综合考察公共图书馆对于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效果。主要结论有: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来衡量,中国城市成年人人群中存在信息贫富分层化现象。公共图书馆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其中,在信息资产、动力、智识和时间维度上,公共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明显优于一般人群中的同层次群体;在基础信息源、信息资产、动力、智识和时间维度上,图书馆用户群体中信息贫困者的得分均值都高于一般人群中的同层次群体;在信息资产、智识和时间维度上,图书馆用户群体中的信息贫富居中人群明显优于一般人群中的同层次群体。表 5。参考文献 58。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信息贫富分化 个人信息世界 信息公平
分类号 G250

Can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quality?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ntervention Efficiency of Public Libraries on the Information Divide

ZHOU Wenji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hed light on the intervention efficiency of public libraries. Those institutions are always designed to provide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local residents to diminish information divide. Through the research program, we expected to provide both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n the assessment of social benefit of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 called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instruments, methods and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not only suitab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so-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信息不平等的发生机理及政策启示研究——基于个人信息世界的整体性考察”(编号:7127314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信息贫富分化现状及政策启示研究”(编号:14XJA870002)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The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inequality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an integrative study based on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s” (No. 71273141)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divide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Northwest China” (No. 14XJA870002)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project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for West and Border Area of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通信作者:周文杰,Email:wj_lp@sina.com,ORCID: 0000-0001-8001-4530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ZHOU Wenjie, Email:wj_lp@sina.com,ORCID: 0000-0001-8001-4530)

cial benefits of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d by public libraries, but also suit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social benefits of other information service institutions which aim to provide information service to meet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public.

Present study selected “The Scale of Individual Information World” developed by Professor Liangzhi Yu as the instrument and measured 2 789 adults i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mong the sampling group, 1 500 people were selected by a convenient sampling procedure within the users of the main library of Dongguan and its branches and 1 289 of them were selected by a stratified sampling procedure from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Donggua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cluster analysis and compare means procedures to meet the research purposes.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1) on the view of differentiation of Information World of Individuals, a clear informational rich and poor hierarchy exists among Chinese citizens. 2) the Individual Information World of library user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average people as follow: on the dimension of information assert, intelligence sophistication, dynamics and time, the information rich among library users are precede their counterpart in common staff; on the dimension of basic information source, information asserts, dynamics, intelligence sophistication and time, the information poor among library users are precede their counterpart; on the dimension of information asserts, intelligence sophistication and time, the intermediate people among library users in the information divide precede their counterpart.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that we focu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formation richness between users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common people. Anyway, it is necessary to tes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library and the information richness of people at various levels in the future.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as follow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not only helpful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social benefits of library profess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but also had some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librarians at two sides.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rdware and equipments for libraries to make the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to operate more smoothly. Secondly, professional library services should not halt at the arrange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ir use, but also need to expand their services to the deep participation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 (such as learning,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so on) of users. In this way, professional library service can improve its intervention efficiency for information divide among people at various levels.

Present study operationalizes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divide into the rich or poor of the Information World of Individuals. Thus, we provide a totally new perspective to assess the value of profess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its efficiency. 5 tabs. 58 ref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ies. Information divide. Individual information world. Information equality.

0 引言

信息化浪潮正在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据统计,截至 2013 年 12 月,中国网

民规模达 6.18 亿,仅 2013 年就新增网民 5 358 万人^[1]。然而,互联网并非自动惠及所有人。大量证据表明,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便利与财富的同时,也正在加剧社会的信息贫富分化^[2-4]。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呼吁,政府和

社会组织应加强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干预和治理^[3,5-7]。

人类对信息贫富分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末,一些追随启蒙运动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就大力倡导建立和完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以保障各阶层公民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8]。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及其职业活动已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和治理信息贫困的基本手段之一,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社会信息公平成为各国干预信息贫富分化的基本制度安排。在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承担着为公民提供知识信息服务的职责。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大力促进公共图书馆建设,从国家层面初步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截至2012年底,各类文化机构从业人员达228.84万人,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076个,2012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共发放借书证2485万个,总流通人次43437万人次^[9]。同时,我国政府通过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2012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共拥有计算机17.3万台,电子阅览终端10.14万台,电子图书10025.34万册,电子阅览室面积46.95万平方米^[10]。

面对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深刻转型,作为专事信息服务的机构,公共图书馆能否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一如既往地对待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发挥积极作用,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着眼于这一问题,本研究选取了一座信息化程度较高、公共图书馆体系相对健全的城市——广东省东莞市为研究案例,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为信息贫富分化的操作性定义,通过实证调查,对公共图书馆在信息贫富分化干预中的效果进行考察。

本文后续部分的基本结构是:首先,对关注当代社会信息贫富分化及其干预措施的相关研

究进行回顾,揭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性。其次,阐释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对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及测量工具进行说明。第四,基于调查数据检验本研究提出的假设。第五,讨论实证研究的结果,并概括主要发现。

1 文献回顾

1.1 当代社会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研究

国内外信息贫富分化相关研究大致以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信息分化、信息沟、知识沟等名义展开,其中以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和知识沟名义展开的研究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

数字鸿沟指计算机和因特网的获取(access)率之间的差异^[11]。Goode认为,数字鸿沟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5]:第一阶段的数字鸿沟研究强调“获取”(access),第二阶段的数字鸿沟研究强调“技能和使用”(skill and usage),第三阶段的数字鸿沟研究关注信息不平等如何反映和强化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数字鸿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数量庞大的成果,但也招致了大量的质疑^[12-16]。为克服数字鸿沟研究的局限性,大量学者进而转向数字不平等研究。闫慧发现,数字不平等是对数字鸿沟简单分析方法的扬弃,数字不平等研究更强调数字化差异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等不平等,更加重视信息通讯技术(ICT)主体多样化,并试图将ICT的社会化置入多维度的视角之下^[17]。

1970年,Tichenor等提出了知识沟假说,其基本内容是:“随着大众媒体信息不断‘浸入’社会系统,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地位低者更快地吸收这些信息,以至于两者之间的知识沟趋于加宽而非弥合。”^[18]知识沟假说提出后,大量研究者开展了实证研究。Grabe发现,与低教育水平者相比,高教育水平者的综合交流能力和对具体媒体信息进行解读的能力更强^[19]。Price等发现,高教育水平者对公共事务议题具

有更加广博的知识储备^[20]。Grabner 证明,潜在的认知框架增强了高教育水平者对新信息的识别和获取^[21]。Viswanath 等发现,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不仅与社会的整体融合度高,并且能够有效地从社会网络中获取人际信息资源^[22]。McLeod 等发现,高教育水平者更多使用印刷媒体等“信息富集媒体”,而低教育水平者则主要依赖于电视等信息源^[23]。

总之,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及知识沟等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证实,ICT 接入不均等及人们之间的认知差距等因素造成了信息贫富分化现象。既然信息贫富分化已被证明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就有必要对现有制度安排在干预信息贫富分化中的实际效果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及知识沟的存在,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1.2 信息贫富分化干预与治理的研究与实践

鉴于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一现实,学术界、政府及社会组织对于信息贫困的干预与治理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建立和完善公益信息制度是国家层面信息贫富分化干预和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24]。以美国为例,1977—1990 年,美国国会制定了 300 余项有关信息政策的公共法律,由此奠定了美国公益信息制度的基础^[25]。闫慧认为,美国公益信息制度发展历程中的标志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图书馆制度、公益组织制度和公益捐赠制度、公益信息基础设施与电信服务制度、社群公益信息服务制度、信息素养的公益培育制度等^[26]。

学术界针对公益性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开展的研究,丰富了对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和治理的理论认识。李蓉、陈玉龙等认为,公共信息资源开发有利于满足社会主体的信息需求,从而实现维护信息公平的目的^[27-29]。闫慧认为,以免费或者很低的市场价格为服务对象提供公益信息服务,是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的工作方法和机制,提供公益信息服务的主体包括政府相关信息机构,政府资助的科技信息机构,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及提供公益信息服务的第三方组织和个人^[26]。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及相关组织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信息减贫策略。其中,通过建立公益信息服务体系,完善保障信息公平的社会制度,从而实现对信息贫富分化的有效干预和治理,这一思路在政府和学术界已渐成共识。既然公共信息服务已被作为干预信息贫富分化的基本路径,则有必要对公共图书馆在信息贫富分化干预和治理中的实际作用予以考察。这种必要性,构成了本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背景。

2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1 整体性理论视角下的信息贫富分层化现象

当代社会的信息贫富分层化现象已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如, van Dijk 提出了网络社会的三层阶级结构^[3]:①信息精英,由高教育和高收入水平、占据最好的工作职位和社会地位、100%接入 ICT 的人群构成;②参与者,由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组成,这些人的确能够获取计算机和 Internet 服务,但与信息精英相比具有较低的数字技能,所使用的 ICT 设备种类也较少;③被排斥者,这个阶层无法获取计算机和 Internet 服务,因此被排斥于很多社会领域之外。Fuchs 发现,人们在计算机等 ICT 资源的获取、使用和获益能力方面的不平等,通过社会分层的过程造就了信息社会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阶级差别^[30]。Hargittai 指出,人们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情况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数字不平等是现有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在信息时代复制的结果^[31]。

也有诸多学者针对信息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进行了研究。如, Cartier 等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跨域社会网络”(Translocal Social Network)所导致的信息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进行了研究^[32]。在此基础上, Qiu 提出,中下阶层是中国社会的主体,这一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及各种弱势、被边缘化或遭系统打压的群体。这一

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差,文化教育水平也较低,且常在政治权力关系中处于从属状态。但是,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这一阶层的成员已加入到了中国的信息社会之中,从而形成“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Have Less)^[33-34]。闫慧基于 CNNIC 等相关统计数字的分析,把当代中国数字化社群及其成员划分为五个层次:数字精英、数字富裕、数字中产、数字贫困与数字赤贫^[26]。陈鹏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针对数字鸿沟在不同社会结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实践形态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进行解析,认为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即社会结构的断裂^[35]。

现有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社会信息贫富分层化的现状,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Haider 发现,由于明显的经济决定主义趋向,研究者倾向于把信息贫富分化视为城市—农村、西方—本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文化者—文盲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把经济上的贫困与富有作为判定信息贫富的主要依据;而现有研究中存在的技术决定主义趋向,也限制了人们对信息贫富分化的全面理解^[36]。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不断有研究者呼吁,信息贫富分化的研究应跨越结构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理论鸿沟,从整体性理论视角考察信息贫富分化现象^[37]。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正是在此背景下,适应整体性理论视角的需要而提出的,旨在综合揭示和测度信息不平等的概念框架^[38-40]。本研究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为信息贫富分化的操作性定义,预期基于对个人信息世界的测度,从信息的贫富状况(而不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揭示样本人群中存在的信息贫富差距。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如果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来衡量,样本人群可被划分为若干信息贫富程度不同的层级。

2.2 公共图书馆对信息贫富状况不同人群的影响

自启蒙运动以来,通过设计专门的社会空

间以促进知识与信息的公平化,一直是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中,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维护信息公平为天职,在“启蒙”的历史进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

自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专为公民信息获取而设计的社会空间,一直是各国政府促进信息公平的重要选择。很多研究者都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公共图书馆的存在对于促进信息公平的积极作用^[41-43]。在社会信息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大量研究者从信息贫富分化干预的角度,重新审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另有研究者从多个角度阐释公共图书馆参与信息分化治理、促进信息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方式^[44-47]。DeMaagd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考察公共图书馆对信息化背景下社区发展的影响^[48]。Jaeger 认为,公共图书馆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应当更积极地参与相关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以便更深入地参与信息社会问题的解决^[46]。另外,也有研究者针对现有一些公共图书馆政策所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进行考察。Ceciano 发现,美国部分城市关闭公共图书馆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相反进一步加大了当地的数字鸿沟^[49]。

我国研究者针对信息社会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作用也进行了大量探讨。吴慰慈回顾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指出,公共图书馆在维护信息公平,保障公民权利及弥平数字鸿沟,推动和谐发展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50]。李超平等提出,公共图书馆在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中具有资源保障、提高城市文化和克服数字鸿沟的作用^[51]。

面对社会的深刻转型,公共图书馆是否仍然能够承担消弭信息贫富分化的历史使命,这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进而可转化为如下假设:

假设 2:就当代中国城市成年人群而言,公共图书馆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

这一假设进而可分解为如下子假设:

假设 2-a:公共图书馆用户中信息富裕者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

假设 2-b:公共图书馆用户中信息贫困者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

假设 2-c:公共图书馆用户中信息贫富居中者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富居中者。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说明

本研究以广东省东莞市为研究案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数据。根据研究目的,确定发放问卷的总数量为3 000份,计划在东莞图书馆总分馆内发放1 500份,馆外发放1 500份。最终在馆内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发放并回收问卷1 500份,在馆外回收问卷1 289份,共回收问卷2 789份。在2 789位受访者中,男1 539人,占55.2%;女1 250人,占44.8%。共有1 665位受访者在问卷中报告了自己的年龄,最小11岁,最大82岁,全部受访者平均年龄为28.69岁。在本研究展开个人信息世界测度的同时,还对东莞社会阅读状况进行了调查。因此,本次调查产生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对社会阅读与信息贫富分化关系的解析^①;二是本文对公共文化服务与信息贫富分化之间关系的解析。关于样本人群、抽样步骤及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请见上文。

3.2 数据整理与清洗

对在东莞图书馆总分馆发放的问卷,本研究采用了下述数据整理方法:首先,剔除了年龄项缺失或受访者年龄小于18岁的问卷;其次,剔除

了未通过“测谎”题目的问卷。最终得到完全符合要求的问卷393份。针对一般人群,首先剔除年龄项缺失的受访者,然后采用了同样的“测谎”控制。经过上述步骤,最终得到767份有效问卷。

3.3 测量工具

本研究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为信息分化的操作性定义,选用于良芝教授编制的“个人信息世界量表”作为测量受访者个人信息世界贫富程度的工具,并添加了对性别、年龄、民族、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等变量进行测度的问项。

3.3.1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的信度

本量表采用重测法进行信度检验,以南开大学商学院2011级本科生为测试对象,于2012年6月间进行了两次测试,共得到可以匹配的样本27个。研究者对测试前后得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并计算了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在前后两次测度中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②,各维度均在0.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据此认为,本量表都具有较满意的重测信度。进而,本研究对量表进行一致性检验后发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09。对照现有统计标准^③,可以确认本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3.3.2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的效度

根据Chatman的研究,由于社会和文化标准规制人的信息行为,在特定人群中会形成“小世界”,从而造成了信息贫困^[52-55]。本研究参照Chatman的标准,选择天津市西青区一个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在该工地共发放问卷60份,收回有效问卷59份。

① 冯玲,周文杰,黄文颖.社会性公共文化联动对于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效果研究——来自东莞社会阅读调查的证据[J].图书馆,2015(1):48-54.

② 本部分关于测试前后得分差异显著性的t检验使用了于良芝教授2012年11月在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组织的“信息资源管理论坛”上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

③ Cronbach's Alpha系数可信程度的参考范围:信度 ≤ 0.30 :不可信; $0.30 < \text{信度} \leq 0.40$:初步的研究,勉强可信; $0.40 < \text{信度} \leq 0.50$:稍微可信; $0.50 < \text{信度} \leq 0.70$:可信[最常见的信度范围]; $0.70 < \text{信度} \leq 0.90$:很可信[次常见的信度范围]; $0.90 < \text{信度}$:十分可信。

本研究通过对南开大学学生和西青区农民工的个人信息世界量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南开大学的学生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p<0.001$)高于西青区农民工。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两个群体之间在各维度上得分的差异均极其显著($p<0.001$),因此,本量表很好地契合了信息贫困研究领域现有研究的理论发现,能够有效区分不同人群个人信息世界的丰富程度,由此证实了本测量工具的效度。

4 研究结果

4.1 样本人群的信息贫富分化现状

根据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56],本研究从个人信息世界的内容、边界和动力三个要素入手,基于可获信息源、可及信息源、基础信息源、信息资产、信息实践的类型与频率,及受访者获取

信息的时间、空间和受访者的智识水平八个维度^①,对东莞居民个人信息世界的测度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通过快速聚类(K-means Cluster),依据东莞城市居民个人信息世界的丰富程度,把样本人群聚合为三类:第一类 207 人,第二类 346 人,第三类 214 人。观察表 1 发现,三个聚类较清晰地反映了东莞居民信息分化的现状:第一类人群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其他两类,因此把这一类视为信息富裕人群;第三类人群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均低于其他两类,把这一类视为信息贫困人群;第二类人群在各维度上的得分介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把这一类视为信息贫富居中人群。由此可见,以样本人群的个人信息世界丰富程度来衡量,东莞居民中存在着比较清晰的信息贫富分化层级,假设 1 由此得到支持。

表 1 东莞居民信息分化状况

个人信息世界参数	变量名称	最终聚类中心(均值)		
		富裕组	居中组	贫困组
内容	可及信息源	6.83	5.29	3.59
	可获信息源	6.34	5	3.28
	基础信息源	81.45	68.06	27.8
	信息资产	162.37	98.9	40.53
边界	时间	3.02	2.66	1.98
	空间	6.8	4.18	2.49
	智识	24.12	19.32	12.43
动力	信息实践的类型与频率	71.49	61.46	49.92

4.2 公共图书馆对信息贫富状况不同人群的影响分析

为进一步对比分析图书馆用户与一般人群在信息贫富方面的差异,本研究还专门针对图书馆用户进行聚类分析。表 2 表明,图书馆用户中也可聚合出三类信息富裕程度不同的人群:

第一类共涵盖 113 个样本,各维度得分最高,属“信息富裕组”;第二类共涵盖 185 个样本,各维度得分居于“信息富裕组”和“信息贫困组”之间,属“信息贫富居中组”;第三类共涵盖 95 个样本,各维度得分最低,属“信息贫困组”。

① 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模型包括八个维度,但在可及信息源、可获信息源和信息活动的空间维度的测度中已把“实体或虚拟的图书馆”作为得分项纳入其中,因而本研究没有在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图书馆用户和一般人群之间的比较。

表 2 图书馆用户信息分化状况

个人信息世界参数	变量名称	最终聚类中心(均值)		
		富裕组	居中组	贫困组
内容	可及信息源	9.12	6.49	5.06
	可获信息源	8.11	5.84	4.75
	基础信息源	80.69	69.3	38.14
	信息资产	171.16	110.98	59.18
边界	时间	3	3	3
	空间	8.19	6.55	5.02
	智识	26.16	22.26	14.35
动力	信息实践类型和频率	80	66	50

4.2.1 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与一般人群中信息富裕者的比较

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这表明,图书馆用户中信息富裕者的个人信息世界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据此认为,假设 2-a 是成立的。

分析表 3 可见,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在基础信息源、信息资产、信息实践的类型和频率、智识和时间五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均高

表 3 两类人群中信息富裕者个人信息世界相关维度得分比较

变量名称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t	Sig. (双侧)
基础信息源	一般人群	207	80.69	7.11	0.897	0.37
	图书馆用户	113	81.45	7.46		
信息资产	一般人群	207	162.37	26.3	-2.976	0.003
	图书馆用户	113	171.16	23.22		
信息实践类型和频率	一般人群	207	71.49	22.22	-3.704	0.000
	图书馆用户	113	80.23	18.97		
智识	一般人群	207	24.12	8.34	-2.164	0.031
	图书馆用户	113	26.16	7.57		
时间	一般人群	207	3.02	1.11	-2.743	0.007
	图书馆用户	113	3.38	1.14		

进而对五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后发现,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虽然在基础信息源维度上的得分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但二者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P>0.05$)。而在信息资产 ($P<0.01$)、信息实践的类型与频率 ($P<0.001$)、智识 ($P<0.05$) 和时间 ($P<0.01$) 的得分方面,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则显著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

4.2.2 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贫困者与一般人群中信息贫困者的比较

在信息公平的语境下,信息贫困者是一个

更应该受到关注的群体。由表 4 可见,在基础信息源、信息资产、信息实践的类型和频率、智识和时间五个维度上,图书馆用户中信息贫困者的得分均高于馆外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可见,假设 2-b 也是成立的。

进而对均值进行 t 检验后发现,图书馆用户和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在信息实践的类型和频率维度上无显著差异 ($P>0.05$),但在基础信息源 ($P<0.001$)、信息资产 ($P<0.001$)、智识 ($P<0.05$) 和时间 ($P<0.001$) 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 4 两类人群中信息贫困者个人信息世界相关维度得分比较

变量名称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t	Sig. (双侧)
基础信息源	一般人群	214	27. 8	14. 51	-5. 709	0. 000
	图书馆用户	95	38. 14	15. 09		
信息资产	一般人群	214	40. 53	19. 05	-7. 848	0. 000
	图书馆用户	95	59. 18	19. 77		
信息实践类型和频率	一般人群	214	12. 43	7. 63	0. 04	0. 968
	图书馆用户	95	14. 35	6. 95		
智识	一般人群	214	46. 92	24. 46	-2. 165	0. 032
	图书馆用户	95	49. 8	23. 93		
时间	一般人群	214	1. 98	1. 2	-4. 52	0. 000
	图书馆用户	95	2. 64	1. 15		

4.2.3 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贫富居中者与一般人群中信息贫富居中者的比较

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不仅需要关注处于“富裕”和“贫困”两个极端的人群,也需要关注介于其中的“信息贫富居中人群”。表 5 显示,与信息富裕者与贫困者类似,图书馆的存在对信息贫富居中者的个人信息世界产生了较全面的影响——在每个维度上,图书馆用户得分的

均值都高于一般人群。这表明,假设 2-c 也是成立的。

进一步进行 t 检验发现,图书馆用户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富居中者在基础信息源 ($P>0.05$) 和智识 ($P>0.05$) 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无显著差异,而在信息资产 ($P<0.001$)、时间 ($P<0.001$) 和参与信息实践的类型和频率 ($P<0.01$)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表 5 两类人群中信息贫富居中者个人信息世界相关维度得分比较

变量名称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t	Sig. (双侧)
基础信息源	一般人群	346	68.06	13.28	-1.126	0.261
	图书馆用户	185	69.3	11.39		
信息资产	一般人群	346	98.9	16.66	-7.878	0.000
	图书馆用户	185	110.98	17.19		
信息实践类型和频率	一般人群	346	61.46	23.56	-3.485	0.001
	图书馆用户	185	65.64	24.07		
时间	一般人群	346	2.66	1	-3.979	0.000
	图书馆用户	185	2.9784	1.02		
智识	一般人群	346	19.32	8.05	-1.934	0.054
	图书馆用户	185	22.26	8.27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本研究所得到的证据表明,样本人群中图书馆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在多个维度上明显优于一般人群。尽管本研究并没有对图书馆的物理存在之于其用户个人信息世界富裕化的作用进行因果检验,但基于图书馆职业的本质属性和本领域其他研究者的发现,笔者认为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良性互动造成的。一方面,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使其用户获得了更便捷、高效的信息源,从而丰富了个人信息世界,最终在信息分化中处于有利的一端;另一方面,对于个人信息世界原本就丰富,在信息分化中已处于相对优势的居民而言,公共图书馆的存在则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优势,使其更加“信息富裕”。基于这一良性互动,最终图书馆用户的信息富裕程度在整个社会人群中处于“信息偏富”的位置。

具体而言,公共图书馆对其用户个人信息

世界的优化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5.1.1 公共图书馆通过影响人们的信息源选择倾向而对其信息贫富状况产生影响

Shenton 等关于“信息宇宙”(Information Universe)^[57],Chatman 关于退休妇女的“信息世界”(Information World)^[54],Taylor 的“信息使用环境”(Information Use Environment)^[58]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人们周边所存在的信息源与其信息贫富状况之间的联系。本研究认为,公共图书馆之所以对人们的信息贫富状况产生直接影响,首先在于其自身是一个知识信息富集的优质信息源。具体而言,作为社会信息空间的公共图书馆与信息相对富裕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良性互动:由于公共图书馆是一种优质的信息源,越是频繁使用公共图书馆的人群,其信息富裕化的可能性越大;反之,越是信息富裕的人,因其信息能力与需求等方面的优势,越有可能选用诸如公共图书馆等知识信息富集的信息源。然而,对于信息贫困者而言,很可能呈现出另一种方式的互动:由于较少使用图书馆等优质信息源,其沦为信息贫困者的可

能性较大;反之,信息贫困者在信息能力与意识方面的劣势,也很可能导致其被排斥于图书馆等优质信息源之外。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37-40,56],在信息主体周边所存在的信息源中,有一些信息源得到了人们的常规性利用。这些信息源对于信息主体而言不仅在物理、时间及智识上是可及的,而且也是他的利用习惯可及的,个人信息世界理论把这部分资源称为基础信息源。本研究发现,图书馆用户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信息贫富居中者在基础信息源维度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说明,对于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富居中者来说,不管他们是否利用图书馆,其常规性利用的资源类型(消遣型、知识型、实用型等)并没有明显区别。换言之,这两个人群的相对信息富裕更多地体现在他们更倾向于从知识信息富集的信息源获取他们惯用的资源类型,而不体现在资源类型本身的差异上。图书馆用户和一般人群中的相对信息富裕者在此维度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图书馆用户和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在基础信息源(即惯用的资源类型)维度上差异显著。这表明,虽然同样在整体上趋于信息贫困,但利用图书馆的信息贫困者更关注信息源的知识性和实用性。

综上所述,是否将公共图书馆作为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信息贫富分化格局中的位置。本研究认为,公共图书馆对于人们信息贫富分化的直接影响,恰恰体现在人们是否有条件、有能力将其纳入自己的信息获取渠道,从而获取优质的知识信息服务。

5.1.2 公共图书馆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行为而对其信息贫富状况产生影响

由前文数据可以看出,无论处于信息贫富分化的何种等级,图书馆用户与一般人群在个人信息世界的信息资产和时间边界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信息资产是指产生了认知结果的信息产品和资源^[37-40,56]。人

们在信息资产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实际使用过的信息和已经纳入个人认知结构的信息较多。从目前公共图书馆的职业活动来看,这一机构主要以知识信息资源的整序和提供为使命。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图书馆用户在信息资产方面具有优势,但这种优势所体现的更多是图书馆对其用户信息贫富状况的间接影响。即,很可能是因为图书馆用户先具有了较强的认知能力,然后才通过使用图书馆这一优质信息源而获得了更富裕的信息资产。当然,随着图书馆对用户认识干预能力的增强(如图书馆开展更多的学习型、教育型项目),这种间接影响也可能直接化。与此相类似,图书馆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具有更宽的时间边界,也体现了图书馆对人们信息贫富分化的间接影响。

5.2 结论

本文以个人信息世界贫富状况为信息分化的操作性定义,考察了公共图书馆在信息贫富分化干预中的作用,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以个人信息世界的贫富状况来衡量,中国城市成年人人群中存在着较清晰的信息贫富分层化现象。

第二,公共图书馆用户在信息富裕程度方面优于社会普通人群。具体表现在:首先,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富裕者在信息资产、信息实践的类型和频率及个人信息世界的智识和时间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其次,图书馆用户中的相对信息贫困者在基础信息源、信息资产、智识水平和用于信息活动的时间方面也显著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最后,图书馆用户中的信息贫富居中者在信息资产、信息实践的类型和频率,以及时间维度上都明显优于一般人群中的信息贫富居中者。

总之,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优质信息源,具有直接影响信息贫富分化的潜力。这启示我们,加强公共图书馆硬件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完善社会信息空间,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在很多方面对于人们的信息贫富状况

具有间接影响,而这些间接影响的直接化乃至扩大化的前提之一,是图书馆通过对人们的认知行为产生影响,进而促进信息富裕化。由此产生的启示是,图书馆职业不应当仅仅止步于信息资源的整序和提供,还应把自己的职业行为努力扩展到深度参与用户的认知活动(如学习、教育活动)之中。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图书馆职业对于信息社会背景下各层次人群信息分化的干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不仅是图书馆职业社会价值在信息时代的体现,也是关注信息贫困治理问题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所在。

本研究通过对东莞图书馆用户和一般人群在个人信息世界各维度上得分的比较,系统分析了这两个人群在信息贫富状况方面的差异。尽管本研究获得了诸多发现,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如本研究侧重于对公共图书馆用户和一般人群信息贫富状况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但公共图书馆对社会各阶层人群信息富裕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需后续研究的跟进与检验。

致谢:本文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于良芝教授的大量指导,谨致谢意。

参考文献

- [1] 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3次互联网调查报告[EB/OL].[2014-03-18].<http://www.cnnic.net.cn/hlwfyj/hlwxbzg>. (CNNIC(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Report for the 33rd Internet investigation of China[EB/OL].[2014-03-18].<http://www.cnnic.net.cn/hlwfyj/hlwxbzg>.)
- [2] DiMaggio P, Hargittai E, Neuman W. Social im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27(1): 307-336.
- [3] van Dijk J. The network society[M]. 2nd ed. London: SAGE, 2006: 6-18.
- [4] 胡鞍钢,周绍杰.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 34-50. (Hu An'gang, Zhou Shaojie. A new glob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increasingly widening "digital gap"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2(3): 34-50.)
- [5] Goode J. The digital identity divide: how technology knowledge impacts college students[J]. New Media Society, 2010, 12(1): 497.
- [6] 胡鞍钢,熊义志.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成因及对策[J]. 管理世界, 2000(3): 5-19. (Hu An'gang, Xiong Yizhi. An analysis of area gaps in China's knowledge development: their characteristics, roots thereof, and our policies[J]. Management World. 2000(3): 5-19.)
- [7] 胡鞍钢,熊义志.中国的长远未来与知识发展战略[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2): 136-149. (Hu An'gang Xiong Yizhi. China's long future and the strategy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3(2): 136-149.)
- [8] Greenhalgh L. Library in a world of cultural change[M]. London: UCL Press Limited, 1995: 82-98.
- [9] 民政部规划财务司规划统计处,文化部财务司规划统计处等六部门. 2012年社会事业发展报告[EB/OL]. [2013-10-27]. <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 (6 department includes planning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of financial department of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planning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of financial department of Ministry of Culture, et al. Report for development of social affairs, 2012[EB/OL]. [2013-10-27]. <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
- [10] 文化部财务司. 全国2012年文化发展基本情况[EB/OL]. [2013-10-27]. http://www.gov.cn/test/2012-04/11/content_2110583.htm. (Financial department of Ministry of Culture, basic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China in 2012[EB/OL]. [2013-10-27]. http://www.gov.cn/test/2012-04/11/content_2110583.htm.)

- [11] OECD/DSTI.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EB/OL]. [2011-11-02]. <http://www.oecd.org/sti/1888451.pdf>.
- [12] Jung Y, Qiu L, Kim Y C. 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inequality: beyond the "Divide"[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1, 28(6): 507-535.
- [13] Selwyn N.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and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the digital divide[J]. *New Media & Society*, 2004, 6(2): 341-362.
- [14] Warschauer M. Demystify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e simple binary notion of technology haves and have-nots doesn't quite compute[J]. *Scientific American*, 2003, 289(3): 42-47.
- [15] Warschauer M.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clusion: rethinking the digital divid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86-90.
- [16] Warschauer M, Knobel M, Stone L. Technology and equity in schooling: de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divide[J]. *Educational Policy*, 2004, 18(9): 562-588.
- [17] 闫慧. 数字鸿沟研究的未来: 境外数字不平等研究进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4): 87-94. (Yan Hui. Future of the researches of digital divide: the progress of digital inequality research[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1(4): 87-94.)
- [18] Tichenor J, George A, Clarice N.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0, 34(2): 159-170.
- [19] Grabe E. Cognitive access to negatively arousing new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knowledge gap[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0, 27(2): 3-26.
- [20] Price V, John Z. Who gets the news?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news recep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93, 57(2): 133-164.
- [21] Graber D. Processing politics: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in the Internet age[M].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Chicago. 2001:149-176.
- [22] Viswanath K, Gerald M, Eric S, et al. Local community ties, community-boundedness, and local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 gap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0, 27(2): 27-50.
- [23] McLeod D, Elisabeth M.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94, 71(2): 433-442.
- [24] 赖茂生, 闫慧. 关于中国公益信息制度的战略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8): 5-11. (Lai Maosheng Yan Hui. Strategic reflections on non-profit informa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1(8): 5-11.)
- [25] 杜佳. 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研究——基于“国家信息政策法规数据库”的实证分析[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12-18. (Du Jia.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cy and law: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cies and Law Database[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5: 12-18.)
- [26] 闫慧. 中国数字化社会阶层研究[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22-28. (Yan Hui. Digitaliz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M].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National Library, 2013: 22-28.)
- [27] 李蓉. 我国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与利用的公共政策分析[J]. 情报科学, 2008(6): 817-843. (Li Rong. Analysis on Chinese public policy tool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onprofit information resourc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8(6): 817-843.)
- [28] 陈玉龙, 栾婕. 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和服务的对策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8, 31(3): 330-335. (Cheng Yulong, Luan Jie. The strategies of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resources[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08, 31(3): 330-335.)

- [29] 李蓉, 李广建. 公益性信息服务的内涵与外延探究[J]. 情报杂志, 2007(11):67-70. (Li Rong, Li Guangjiang.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of public interest[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2007(11):67-70.)
- [30] Fuchs C. Horak E.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the digital divide in Africa[J]. Masaryk University of Law and Technology, 2007(1):11-32.
- [31] Hargittai E. The digital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M]. Philadelphia: Westview Press, 2008:4-15.
- [32] Cartier C, Castells M, Qiu J L.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equality, mobility, transloc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 40(1): 9-34.
- [33] Qiu L.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9:67-77.
- [34] 邱林川. 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C]//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2007, 中国北京. (Qiu Linchuan.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reality, patterns and reflection[C]//The harmonious and co-prosperity—diversity developing moderns for human civilization: “multi-cultur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selectable modernity: new medi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ijing forum 2007, Beijing, China.)
- [35] 陈鹏. ICTs 产品的应用与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基于 Y 村和 H 村的个案比较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0, 27(4):78-84. (Chen Peng. The application of ICTs and digital divide in rural China: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based on village Y and H[J].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 27(4):78-84.)
- [36] Haider J. Conceptions of ‘information poverty’ in LI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s[C]//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BOBCATSSS Symposium; Information, Innovation, Responsibility: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in the Network Society. Tallinn, Estonia, 2006:4-17.
- [37] 于良芝, 刘亚. 结构与主体能动性: 信息不平等研究的理论分野及整体性研究的必要[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 36(1): 4-19. (Yu Liangzhi, Liu Ya. Structure and agency: the theoretical divergence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comprehensive stud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0, 36(1): 4-19.)
- [38] Yu L. How poor informationally are the information poor? Evidence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of daily and regular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individual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 66(2): 906-933.
- [39] Yu L. The divided view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divides: a call for integrative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inequality[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 37(1):660-679.
- [40] Yu L.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 10(2): 1-16.
- [41] Sin S-C J, Kim K S. Use and non-us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library services variable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08, 30(4):207-215.
- [42] Sin J. Neighborhood disparities in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measuring and mapping U. S. public libraries’ funding and service landscape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1, 33(2):41-53.
- [43] Glorieux I, Kuppens T, Vandebroek D. Mind the gap: societal limits to public library effectivenes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07, 29(1):188-208.
- [44] Gates Foundation. Toward equality of access: 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addressing the digital divide[EB/OL]. [2015-07-02]. <http://www.imls.gov/assets/1/AssetManager/Equality.pdf>.
- [45] Agosto E. The digital divide and public libraries: a first-hand view[J]. Progressive Librarian, 2005, 25(9):23

-27.

- [46] Jaeger T, Bertot J C, Thompson K M, et al. The intersection of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access: digital divides,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inclusion, and public libraries[J]. Public Library Quarterly, 2012, 31(6):1-20.
- [47] Kinney B. The internet,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digital divide[J]. Public Library Quarterly, 2010, 29(4):144-161.
- [48] DeMaagd K, Chew E, Huang G, et al. The use of public computing facilities by library patrons: demography,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3, 30(3):110-118.
- [49] Ceiano C, Neuman B. How to close the digital divide? Fund public libraries [J]. Education Week, 2010, 29(1):33-36.
- [50] 吴慰慈. 公共图书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 图书馆, 2006(1):7-10. (Wu Weici. On the function to setup harmonious society for public library[J]. Library, 2006(1):7-10.)
- [51] 李超平, 刘兹恒. 论公共图书馆事业与城市文化战略的互动关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 30(1):40-45. (Li Chaoping, Liu Zihe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public library profession and city cultural strategy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4, 30(1):40-45.)
- [52] Chatman E. Framing social life in theory and research[J].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2000(1):3-17.
- [53] Chatman E. An information, mass media use and the working poor[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85(7):97-113.
- [54] Chatman E. The information world of low-skilled worker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87(9):265-283.
- [55] Chatman E. The information world of retired women[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2:98-107.
- [56] 于良芝. “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与阐释[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 39(1):4-11. (Yu Liangzhi. The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the discovery and exposition of a concept for information inequalit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3, 39(1):4-11.)
- [57] Shenton K, Dixon A. Comparison of youngsters' use of CD-ROM and the Internet as information resourc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54(2):1029-1049.
- [58] Taylor S. Information use environments[M]. Norwood, NJ: Ablex. 1991:217-255.

周文杰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甘肃 兰州 730030。

(收稿日期: 2015-03-15; 修回日期: 2015-04-14)